

少季策春  
張良  
上海商務  
印書館  
發行



782.821  
311-366=2

少年叢書

# 張良目次

- 第一章 憂患中之修養
- 第二章 秦季之發難
- 第三章 復韓
- 第四章 鴻門之會
- 第五章 漢中之關係
- 第六章 游說之成功
- 第七章 滅楚之計畫
- 第八章 一統後之設施
- 第九章 史公作傳之奇

少年叢書 張良 目次



A 231918

少年叢書 張良

第一章 憂患中之修養

有蘇秦張儀之智而無其譎。有荊軻聶政之勇而無其粗。荊軻衛人爲燕太子丹刺

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二人皆入史記刺客傳二。有鞠躬盡瘁之忠而晚年從赤松子游從容終老不若諸葛

公秋風五丈原至竟勤勞而死有扁舟五湖之高而身居長安備朝廷之顧問不若

范少伯之隱姓改名莫知其處。少伯扁舟蓋相越王句踐滅吳功成而後扁舟泛五湖莫知其終若此之大人物則

惟留侯張良爲然。

人之少也。父母師長。孰不望其他日爲名人。不但望其爲一節可取之名人。且望其爲純粹完美之名人。望其盡力於公家。有益於社會。且望其富貴壽考爲世上之福人。西漢之興。雲起龍驤。一時豪傑。皆大建功名於世。而蕭何以獄吏見斥。陳平之陰謀。太險。韓信彭越皆不得善終。此數子者皆千載之選。而猶不足令人躊躇滿志。足令人躊躇滿志者。其惟留侯乎。然留侯者非生而爲完美之名人。康寧之福人。蓋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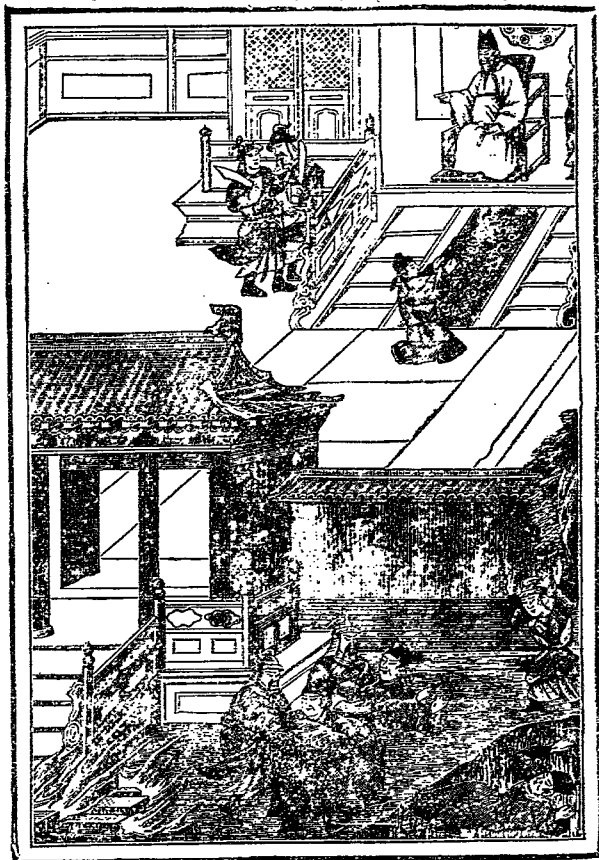
經蹉跎而始得力於憂患之中者也。

大人物之原素有三曰才學識才由於天賦學識由於造就子房少年任俠為韓報仇其才氣有過人者然充其所為亦不過一刺客之流亞耳後遇圯上老人始有以消除其粗豪之氣而輔以深沉之學識矣。

子房韓人也韓本晉大夫韓厥之後至其孫虎與趙魏二氏共分晉國建國曰韓今河南之鄭州其都城也傳十餘世秦始皇十七年滅之子房先世自祖至父皆為韓相已五世矣由此言之韓固子房之祖國與韓之公室又有休戚相關之誼其不能坐視韓之亡也明甚惟此時年少且未食祿於朝不能有所計議救韓國於不亡既亡之後又不能率韓國之遺民近之如項羽之復楚項羽之父梁起兵立楚國之後重復楚遠之如文山之保宋文天祥字文山江西吉安人宋亡獨起兵以圖興復方焞死之獨此忠義之心耿耿不忘計無復之乃有博浪沙之事。

當韓之亡也子房遣散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壯士刺秦皇為韓報仇。

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圖



始之南  
皇使東  
尉至於  
於開海  
開通其  
嶺間共  
路以分  
攻五嶺  
越秦北  
築長城  
東填大  
海。西建  
阿房。勞  
民傷財。  
天下騷

少年叢書 張真

三

自秦始皇併諸侯。焚詩書。坑天下之儒士。誹謗時政者。殺其三族。謂父黨母黨妻黨也。兩人聚而相語。不問其所言之何如。皆棄市。又復南修五嶺。嶺者四自衡山

然。子房。此舉。蓋非特為韓報仇。亦為天下除害也。

子房東見倉海君。之當時夷狄得力士。為

鐵椎。重百二十斤。此古秤也。古時秤小

四十斤。約抵今秦始皇東遊會稽。今興浙江

房伺之於博浪沙中。浪亦作狼。今河南車

駕至。突出擊之。然始皇恐六國遺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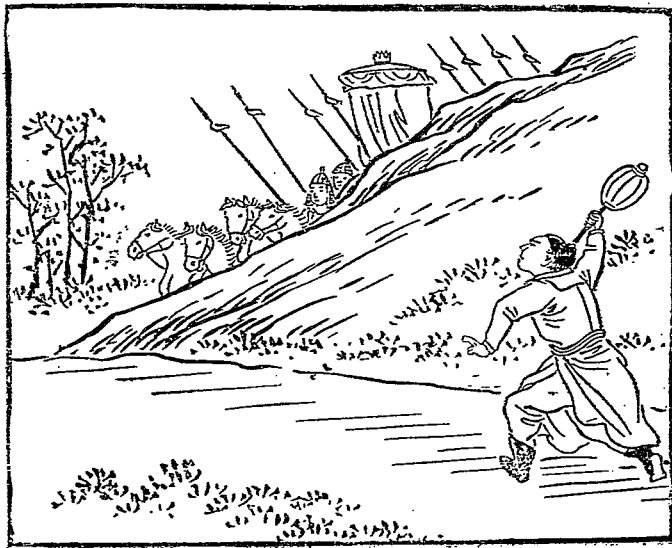
而報仇。車駕所至。常有副車。在前使人

莫測力士不知其計。見前驅者。至以為

是矣。實乃中其副車也。於是始皇大怒。

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子房從容脫去。

走至下邳。今江蘇變姓名。匿居故人項



伯家。

嗚呼。子房之計亦疎矣。秦滅六國。非一時一人之力。縱斃始皇。亦何補於亡韓之大計也哉。而徒使亡國之民多一層箝制。如波蘭之受虐於俄。印度之受虐於英。安南之受虐於法。高麗之受虐於日而已。蘇文忠以一身之危險。爲子房惜。詳見蘇軾留侯論猶其小焉者也。子房當匿居之際。幽思深慮。其亦有悔心乎。

閑居無聊。偶步下邳橋上。有一老人坐於橋闌之側。見子房走近。故墮其履於橋下。顧謂子房曰。孺子爲我取履。夫以素不相識之人。一日邂逅而遽命以僕妾之役。未有不怫然不悅者也。況子房視萬乘之尊。如無物。直前刺之。何有於一老人。不謂子房強忍下取履。跪而進之。老人絕不辭讓。以足受履。笑而去。以子房之以才氣自喜者。而能謙抑至此。蓋自悔其少年舉動之孟浪。今已幡然一變矣。

老人見子房之受役而不忤也。乃遂語曰。孺子可教矣。約五日後。平明相會於橋上。子房欲窮其異。因諾之。如期而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今去五

日後早會。五日後。子房雞鳴  
卽往。老人又先在。復怒曰。一  
何後也。五日後復早來。」子  
房乃以夜半往。候有頃。老人  
始來。喜曰。當如是。」子房見  
老人鄭重。至此不知其胸中  
有若何之祕密。將剖腹以相  
告。繼見老人出一卷書相授。  
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  
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  
城山下黃石。卽我已。」遂去  
不見。





批評

太史公爲人作傳。好摭拾一二荒唐之事。以附會之。堂堂正正之事。反多遺漏。雖非史傳之正軌。而文章則獨絕矣。如子房遇老人事。史公寫得恍恍惚惚。如遇鬼魅。致後世讀者皆不能定其所遇之果爲何人。蘇東坡讀書別具慧眼。始定爲避秦之隱士。雖姓名翳如其說。則確然可信矣。

天資奇特之人。偶爲血氣所蔽。行事不軌於正。終能言下頓悟。或事後追悔。痛除前非。誓不再犯。子房爲韓報仇。不務其大者遠者。而出於暗殺。此非大丈夫光明正大之行爲也。倉皇避難。折節老人。其正子房痛悔之時乎。後日佐漢高。與項羽相爭。運籌帷幄。未嘗復出其椎擊之手腕。加之項羽。蓋自知其少年之舉動。可一而不可再也。

暗殺之目的。公憤爲上。而私仇爲下。子房之殺始皇。固公憤而非私仇。然其無補於事。而徒爲人道之賊。則一也。設當日無副車之誤。而專制之魔王。竟死於博浪。

之中。秦人喪君有君。天下晏然。而韓終不能復。更安知秦不鑒於始皇行事之非。其嗣君以仁易暴。四海歸心。劉項更無崛興之機。而子房之欲覆之者。正所以擁之也哉。觀於近日俄國虛無黨之無成。可以知之矣。

秦始皇三十三年。有一驚天動地之事。足爲漢族之光者。則開通南粵是矣。南粵之地。實包今之廣東廣西安南等地。始皇徙民五十萬人移居之。休養生息。開發其地之利源。居然殖民政策矣。然南粵僻居嶺外。中央政府有鞭長莫及之勢。則以開闢道途。求交通之利便爲急。於是。有南修五嶺之事。五嶺者。水經註云。「五嶺最東者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按大庾在今廣東南雄府保昌縣北。騎田一名上嶺山。又曰黃岑山。在今湖南郴州南。都龐亦曰永明嶺。在今湖南永州府永明縣北。萌渚在今永州府江華縣西南。越城亦曰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

第二章 秦季之發難

子房所得於老人之書，且日視之，則周武王時太公望所著之兵書也。書又名六韜，存

子房得其書，開卷讀之，如獲至寶。諸君亦知太公兵法，果太公所著乎？夫太公當日

佐武王定天下，豈有閉戶著書之工夫。此蓋春秋戰國時人所撰，而託名於太公者

也。以今世人之眼光視之，則著書之目的，其上焉者為名，而下焉者為利，乃勞心筆

札，而託名於他人，復何名利之有。蓋古人著書，將以發見其所學，初無名利之心。又

恐己之名氏不足，引重人將以輕其名者，并輕其書。故嫁名於一世之大人，物以為

重焉。周漢間人常有此例。然則著太公兵法者，其人為何許人，而攻何種之學派，以

今觀之，蓋為道家之學者。今所傳黃石公書，諱鮮也。

道家之學，始於春秋時之老子。名聃，周人也。其弟子滿天下，至於戰國，士方揣摩縱橫之

術。戰國之時，秦連一國，以伐五國，曰橫。六國聯盟，以拒秦，曰縱。其說始於鬼谷子。未有挾道家之言，見之於政治者。至漢文

景之間，探其清淨無為之說，以為治術，天下頗安，而開其端者，張子房也。

子房未讀太公兵法以前，散千金求死士，以刺暴君，何其勇也。其後浸淫於道家，知

白。守。黑。尚。柔。下。剛。之。旨。一。可。見。老。子。約。略。言。之。即。在。俗。語。退。而。粗。豪。之。氣。質。為。之。一。變。少。年。人。不。能。得。賢。師。友。而。切。磋。之。得。名。人。之。遺。著。朝。夕。諷。誦。其。收。效。之。速。與。名。人。親。炙。於。一。堂。無。以。異。也。老。氏。之。學。雖。有。流。弊。而。子。房。一。生。實。得。力。於。此。故。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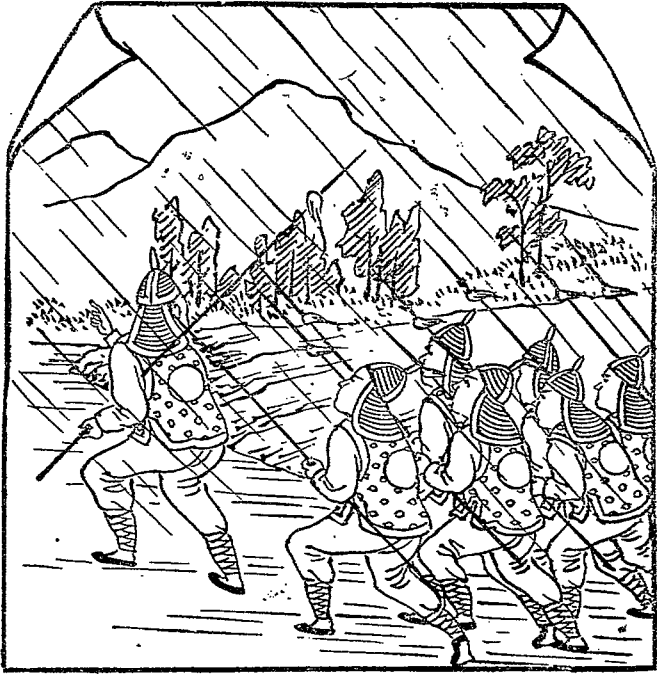
子房在項伯家。好赴人之難。急人之危。雖在羈旅之中。而讀書不輟。游俠成風。不以破家之禍。戚戚於胸中。其識量過人遠矣。項伯常殺人。吏捕之急。子房設計匿之。得免。當博浪沙事發作之後。始皇大索天下。十日竟不能得。今且以亡命之術。轉授項伯。而項伯亦無恙。其智之不可及如此。

二世元年。民。國。前。二。年。一。五。年。零。一。五。年。陽城。今。河。南。南。南。府。登。封。縣。東。南。人陳勝。字。涉。陽夏。今。河。南。南。南。府。太。康。縣。陳州人吳廣。字。叔。起

兵。時天下惡秦已久。顧莫敢發難。二世即位。發平民九百。出戍漁陽。今。直。隸。順。天。府。密。雲。縣。西。南。勝廣皆為屯長。夫去國離鄉。人情所悲。況其為軍役乎。以是人皆不願。當日暴君專制。役使人民等於犬馬。固未可以今日人民報國之大義。責此九百人也。行至大澤鄉。今。安。徽。鳳。陽。府。宿。州。南。會天大雨。道不通。度至彼已失期。依秦之法。令軍人失期者皆斬。勝

廣乃告衆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縱令不斬而成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於天下。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從之。

子房自博浪沙後。在東南草澤中浪游。十載本極無聊。聞勝廣起兵。乃大喜。亦聚少年百餘人。起而應之。時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今江蘇沛縣東南子房欲往從之。適沛縣人劉



邦亦殺沛令而自立爲沛公。陳勝遣武臣、張耳、陳餘、攻略趙地。郡縣響應。沛公遙和之。兵至下邳。與子房相遇焉。

沛公有大度。寬厚愛人。子房一見傾心。遂不赴景駒所。而以其兵屬於沛公。草創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君之法不在兵強地衆。而以其人之可與。有爲與否。爲斷。當時羣雄並起。強盛十倍於沛公者。何限。子房皆不喜。獨與沛公相善。可謂有眼識英雄矣。少年人與人結納。亦當如此。

批評

秦漢之間。道家之學盛行於世。而儒術微矣。道家尊專制。擁帝王。與儒術相反。子房用之。以興漢業。然此亦時世所造成。不能遽責子房。謂何不行共和於滅秦之後也。

古來名人。往往得力於一卷之書。趙普爲宋之開國元勳。實得力於半部論語。蓋事實本乎理想。理想之造成。資乎觀感。書如食品。然酸鹽異味。各隨人嗜好。以求

之無不得所欲而去者。初則博覽，後則守約，不但一卷可奉，以終身卽一字一句，亦有終身行之，尙不能盡者。

子房擊始皇，專制國定律，此爲罪大惡極矣。項伯肯與之同死，其義俠有過人者。鴻門之事，復爲解圍，誠血性男子哉。吾人結友能得此等人而友之，始無憾矣。

### 第三章 復韓

當豪傑之羣起而亡秦族也，皆狃於三代封建之風，欲自統一而返諸割據，各求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奉之爲君。夫自春秋以後，天下之苦在封建，戰國以後，天下之痛在專制，二者皆非良法也。今去一統之專制而爲割據之專制，是猶以水濯水，徒揚其波，不足以保民而久安也。明甚然秦滅六國，其遺民皆有故國舊君之思，今適如其望而復之，自足維繫人心，後來之利害亦不暇計矣。

時項梁起兵於楚，求楚懷王之孫心，立爲楚王。至是而子房復韓之機不可失矣。乃往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成賢，可立爲王，以厚列國之黨而弱秦。」

由是韓國始復。子房繼其祖父之業。再為韓相。出兵與沛公合。西向而攻秦。

沛公西入嶢關。即藍田縣東南此時趙高既弑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王關中。沛

公不許。及子嬰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子房曰。「秦兵尚強。未可輕

視。臣聞其將屠者子。易動以利。願我兵無動。但張旗幟於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

酈音歷。食其。讀若吳基。其。持重寶昭。徒濫切。以利。秦將。事乃可成。酈食其者。高陽人。郟縣之高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年六十餘。猶困於監門。里老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

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過高陽。食其仗劍詣軍門造謁。沛公方於牀上。令兩女子洗足。食其

見之。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長者。食其。自稱也。沛公改容謝之。

自此食其常在軍中。為沛公畫策。其人負膽氣。工口辯。有戰國策士之遺風。子房故

舉之。以為秦使。

秦將得沛公之重寶。又入酈食其之游說。果願連和。與沛公俱西襲咸陽。子房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今陝西藍田再戰。秦兵竟敗。沛公之兵長驅直入。遂破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睹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之富。意欲留居之。夫奢侈娛樂。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今沛公樂之。其無遠志可知矣。樊噲諫沛公出舍於外。沛公不聽。子房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躬行苦儉。為天下倡。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見孔子家語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從之。還軍霸上。臨潼縣南霸水之上也。霸亦作灃。豪傑初起。各自為政。無統一之政府。此時項羽最強。羽楚人也。而其所奉之主。則楚義帝也。諸侯並認為共主。而聽命焉。義帝遣人入關滅秦。是時秦兵強。諸將無以先入關為利者。獨項羽怨秦破項梁。



項梁敗秦兵有戰色後爲自願先行。義帝不許。初，義帝嘗與諸將約曰：「先入定關

中者王之。」不意沛公乃先入關。欲執行義帝之約。以王關中。於是有鴻門之役。徵項伯之助。幾乎身不能保。強弱之間。無公理。觀於古而已然矣。

當沛公入關之先。秦伐趙。告急於楚。義帝使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項羽殺宋義。自爲上將軍。率諸侯兵渡河。皆自沉其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軍所駐之處若築壘以自衛十餘壁謂諸侯之兵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戰士無不一以當十。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一人不人。人憚恐。楚旣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楚漢之爭。亦於是始矣。

### 批評

人之識見皆以經驗而隨時改變。子房初欲刺始皇。爲韓報仇。既知此事難成。卽成亦無補於事。於是。以正正之師。堂堂之旗。西行滅秦。初欲重立韓後。既知封建不能再復。割據不能久安。乃忍其亡國之痛。不復作存亡繼續之思。今日之見解。勝於昨日。則棄舊從新。雖十易其政。見不爲病。而固非有始無終。游移不定。及以勢利爲從違者。所可藉口也。

漢初承戰國之餘風。故猶未脫策士之習。酈食其、陸賈、隨何、皆卓然舌辯之士。其用賢於十萬師。古人以辯士之舌端。與武士之劍端並重。辯士之有益於國亦大矣。古時紙墨未興。傳寫不易。故不重筆而重舌。其口述之語。猶今筆述之文。抑揚反覆。皆非苟焉而已。昔齊宣王在稷下。狙丘兩地。開館以延能言之士。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坐狙丘。議稷下。冰釋泉湧。金相玉振。」卽贊其言語之妙。他人聽之。如聆音樂。不覺意爲之移。此後世極妙之文字。尙不能及也。子房佐漢。利用此術。以代武士之劍端。誠得其道矣。

漢祖滅秦。卽樂其宮室婦女之奉。而無大志。又不量力。遽欲閉關絕楚。據關中以自立。平心論之。其英武不如項羽。先發難不如陳勝。項陳不得人。故敗。漢祖得人。故成也。子房初見漢祖。說以太公兵法。語人曰。吾與他人言。皆不省。獨沛公聞之。欣然。遂以兵屬之。蓋子房之於漢祖。亦不以湯武相待。惟取其能納善言而已。夫已不智。而能用人之智。猶勝於懷諫自用者。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陳勝有一武臣。而不能用。此其所以敗也。

項羽鉅鹿之戰。亦吾國歷史上之大戰也。「力拔山兮氣蓋世」之概。可於此戰見之。羽之善戰。可比拿破崙。惟治國之才不及。如以拿破崙當之。則入關之後。天下事已大定矣。何至有垓下之困。而身敗名裂也哉。

#### 第四章 鴻門之會

項羽至函谷關。有兵守之。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欲王關中。項羽大怒。破關而入。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沛公兵十萬。在霸上。相去四十

里。項羽期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風雲將興於俄頃。而沛公猶夢夢也。盤根錯節。乃見利器。此時可觀子房之手段矣。

項伯者。項羽之季父。子房昔日患難之交也。今在羽軍中爲左尹。楚官名聞子房在沛

公軍。夜往見之。具以羽之計告呼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子房曰：「臣爲韓王送

沛公。今事急亡去不義。請公少待臣入言之。」子房乃入。具告沛公。且問沛公。誰爲

畫此策者。沛公曰：「有人說我曰：閉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今觸項王

之怒。爲之奈何。」

子房此時因項伯之來。乃於危急之中而得轉圜之計。屬沛公以禮接見項伯。而託

其解釋於項王之前。兩軍言歸於好。沛公從之。出見項伯。奉卮酒上壽。古時獻酒於

其人并加頌詞名曰上壽今歐美亦有此風約爲婚姻。項伯固長者。見沛公禮意甚殷。則已願任調停之

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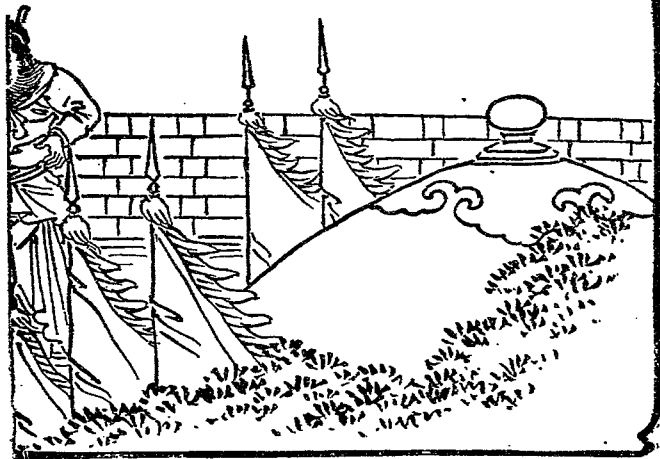
沛公平日。本不善辭令。而其對項伯之語。則何其婉耶。殆子房教之也。其言曰：「吾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謂以其戶口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王。」沛公諾之。於是項伯復夜去。

天高月小。灞水有聲。一騎夜馳。急於星火。一至月落。星橫。曉日重臨。則陣雲布野。兩軍已肉薄於郊原矣。險哉。此真一刻千金之時也。項伯回營。急叩項王之帳。具以沛公言告。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亦許諾。伯非說士。如說讓無蘇秦張儀之舌。徒以誠懇之心。奔走於楚漢之間。竟以一席之話。釋項王之疑。安漢王之軍。使魯仲連不得擅美於前。戰秦

兵圍趙欲使諸侯尊秦為帝魯仲連出而游說排難解紛秦兵乃退子房因人成事。其手段之靈妙。有如此者。

明日沛公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項王即日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項羽尊范增為亞父范增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



坐。范增  
 忌沛公。  
 思卽席  
 殺之。舉  
 所佩玉  
 玦以示  
 項王者  
 三。玦與  
 決同音。  
 令其決  
 意也。項  
 王默然





不應。范  
 增出。使  
 項莊入  
 舞劍。欲  
 因以擊  
 沛公。莊  
 則入為  
 壽。前注見  
 畢壽曰。  
 「君王  
 與沛公  
 飲。軍中

無以爲樂。請以劍舞。」乃拔劍起舞。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子房見席間光景如此。出語樊噲曰：「頃事甚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

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古軍器也。守衛之兵。互交其戟以防人。滑

入故曰之衛士欲止不納。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得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

項王。頭髮上指。目皆盡。裂項王曰：「壯士能飲乎？」噲乘勢說之曰：「臣死且不避。卮

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義帝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

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勞苦而

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謂已亡之秦也之續耳。竊

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子房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項王俟之。久不至。因使陳平召沛公。沛公不至。令

子房留謝。從間道逃歸霸上。臨行。語子房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

至軍中。公乃入。」子房如其言。入謝曰：「沛公不勝酒。不能面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大將軍謂范增也「項王問沛公安在。子房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謂督責其過失也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此存亡呼吸之危。局於一晝夜間了之。雖有沛公之機警。樊噲之奮勇。而暗中爲之主動者。實子房也。

批評

沛公入關。卽欲王之。恃有義帝之成約在先。則亦坦然無所疑慮。然兩國相交。要以強權爲重。條約也。公理也。皆強國欺人之談耳。豈足恃哉。鴻門之事。沛公自始至終。從未提及義帝舊約。真是識竅。

沛公閉關絕楚之計畫。子房何不諷諭於事前。而必待補救於事後。然觀子房誰爲大王畫策之問。則固未知沛公之行事也。諸葛公在軍。事無巨細。無不躬親。如此軍國大事。而子房不知。何其疎也。然子房此時處賓師之位。固不如諸葛公責任之專。史稱子房常稱病不出。從知此公雖寄跡軍旅。復閉門習靜之時。爲多神志蕭閒。固與諸葛公之食少事煩者異趣矣。

秦漢之間。彭城項氏。實多奇才。梁羽二人之戰功。固已照耀史冊。而吾所愛者。乃在項伯。匿子房於下邳。義也。手刃仇人之頭。俠也。及聞項羽欲擊破沛公軍。復不忘故人。馳往相救。經沛公之剖白。卽慨然以魯仲連自任。對羽之言。亦得大體。鴻門席上。不用一毫武力。以身翼蔽而已。令沛公安如泰山。與漢之功。伯當居第一。項羽雖啞啞叱咤。而於尊長之言。無不聽從。梁使之學。卽學戒其無妄言。卽不妄言。梁見破於秦。羽常有報仇之志。鴻門誓師。正爾盛怒。聞伯一言。卽爲霽顏。光明磊落。誠血性男子也。

子房見項伯。卽在項伯身上討生活。然惟平日相知有素者。乃可以肝膽相託耳。天下儘有迫於勢利。不惜賣友求榮者。子房之率然託付。正以見知人之明。而項伯之爲人。愈足重矣。

范增效忠於項氏。別無遠大之圖。而惟卽席殺沛公爲快。其識見之陋。正如子房少年然行之於宴席之間。其詭祕之手段。又在子房下數等。項羽不應任其遁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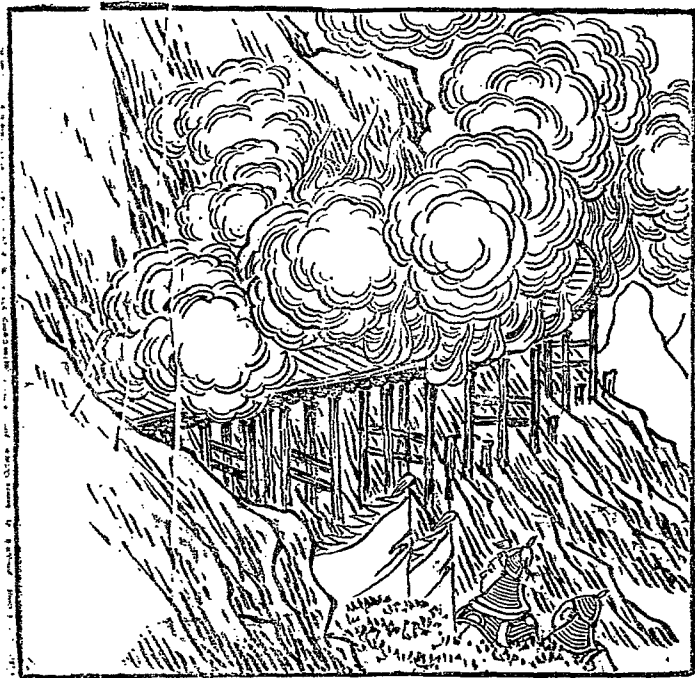
霸上則猶能持大體也。豈得以烏江之敗而歸咎於當日之不斷哉。

第五章 漢中之關係

伊索寓言。羆獅與他獸同獵。得一鹿。他獸皆喜。以爲獅必與之均分矣。乃獅曰。首吾所嗜也。腹亦吾所欲。如有觸其尾者。則請嘗吾之足。於是諸獸皆默然而退。沛公與項王共伐秦。其結果蓋亦如此。但鴻門相會。業已講解。又惡負約。致諸侯之惡感。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謂有罪人也皆居焉。且巴蜀亦關中地也。四川省今屬揚子江之航路。未通川中往來。皆假道陝西。故亦其區域。屬於關中。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贈子房黃金百鎰。十二兩曰鎰。百鎰二千兩也。明珠二斗。以酬其功。子房具以獻項伯。使請漢中地。與漢王。項王許之。

漢王乃就國。

子房初意。在復韓國。以盡其愛國之心而已。今見暴秦已倒。各國故侯。亦皆復國。以爲天下從此太平。而周季七雄並峙之局。再見於楚漢之際也。豈知時勢不同。事機即異。古今豈有印板之歷史哉。漢王至國。子房送至褒中。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東南。握手言別。



漢王依依不忍。子房曰。「送君千里。終有一別。竊有一言。爲王告者。項王驅王至此。明示其猜忌之心也。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以爲然。子房還。乃行燒絕。

子房至韓。則項王不許韓王成就國。既又殺之。時齊王田榮反於楚。項王將擊之。而又慮漢王襲其後。子房乃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

項王猶未敢深信。乃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拒漢王。而自將兵東伐齊。子房見韓國已無再興之望。項王東去。關中空虛。有機可乘。乃轉輾亡歸漢王。魚水君臣。一朝重聚。其欣喜可知。伐楚之謀。於是定矣。漢王封之爲成信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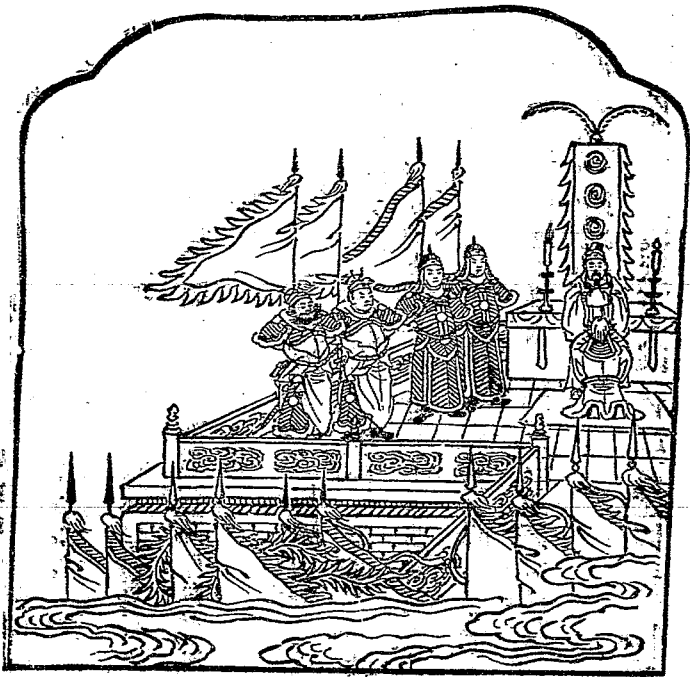
漢元年。

史以高祖十年因秦以

十月爲歲首也。民五月。漢王

引兵從故道出。還定三秦。

者即項羽所封之秦。降將董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



也。當漢王之入蜀也。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道亡謂隨行之人不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於是漢王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信勸漢王決策東向。與項羽爭天下。并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然之。既略定三秦。羽聞之。欲還。子房遺書陰阻之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信之。遂無西還意。而北擊齊。

項羽。今徐州宿遷人也。

楚稱彭城

前者入關。以大勢言之。則宜就秦之故居。阻山帶河。以

定國都。羽見秦之宮室皆已燒殘。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遂返都。彭城而漢王之故鄉爲沛。徐州屬與項王同里閭也。其父母妻子皆在焉。今乘項羽在北。乃

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還擊漢。漢軍大敗。返至睢水。圍漢王三匝。忽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窈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漢王欲與項羽爭天下。而關東之諸侯。皆不屬漢。天下大勢。皆趨於楚。固非若戰國



之時六國各自爲政。秦以關中一隅之地。出其陰謀。挑撥諸侯。使與秦連橫。已得收兼併之效。此其故子房慮之熟矣。而合縱之謀。乃不得不再見於楚漢之間。

### 批評

蜀以山川之險。著名於世。秦時始與中國通。及考其所以通道之故。則不得不服我先民之智也。秦惠王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於後。僞言此牛能屎金。以此遺蜀。蜀王貪而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名其道曰石牛道。或以其說爲荒唐。不知未開化之民族。往往易欺。昔希臘率同盟軍之攻脫羅 Troy 也。之小亞細亞古國十年長圍。竟不能下。希臘乃佯爲退兵。而暗伏甲士於木馬之中。脫羅人見之。以爲天賜也。曳之入城。城門窄。不能容馬。毀門而入。至夜。伏兵齊發。希人乘之。城門不守。遂滅脫雷。此正與秦愚蜀人之事相同。

巴蜀絕地也。自有史以來。居巴蜀者。僅得偏安而已。未有能入中原而爭天下者。

乃漢轉得養精蓄銳。乘項羽之不備。唾手而得關中。爲根據地。然後東嚮以爭天下。如秦故事。其機全在得漢中之地。漢中者。秦蜀之咽喉也。走褒斜則入西安。今稱走金牛則入成都。今稱使此地不屬於漢。則長陷於蠻夷之中。泗上亭長不過一南越王之流亞耳。然爲得漢中者。子房也。乘項羽未及注意之時。僅以黃金百鎰。明珠二斗得之。其眼光之銳。利識力之遠。大誠非常人所能及矣。

道家有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子房勸漢之燒絕棧道。示無還心。亦卽欲取固與之術也。何景明燕大記。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儲大文曰。兩當道乃諺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者。其係於蜀漢甚鉅。

封建之禍。始於春秋。極於戰國。宋明諸儒。誤讀古書。猶慨慕封建之風。以爲三代之極軌。其識皆出子房之下。子房旣復韓。見滅於項羽。其後復有酈食其欲高祖

重立六國後之機會。子房聞之。宜喜而不寐矣。乃銷印息議。惟恐不及。蓋不忍重見朝秦暮楚之局。而陷斯民於水火之中。故寧犧牲其半生之主張。而不復有所依戀。世有藉國利民福爲口頭語。陰謀破壞一統之局。以爲私利者。觀此亦可廢然返也。

韓信本淮陰人。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商賈之業。寄食人家。人多厭之者。數至亭長家就食。數月後。亭長妻患之。乃先時而炊。及韓信至。則飯食已無。亦不更爲具食。信知其意。怒竟絕去。惟城外有漂母。憐而食之。浮沉數年。始歸漢王。以一都尉而拜大將。卒定漢業。蕭公之賞鑒。固不可及。不知者以爲韓信於少年流浪之中。養成大將之才。幾疑英雄之本。於天授然登壇之論。洞見時局。背水之陣。能舉兵法。固非不學無術。遭逢時會。獵取封侯者也。書缺有間。後之人。未由見其爲學之甘苦耳。從來安有不學之英雄哉。

秦始皇混一天下。欲傳萬世。咸陽爲帝王之家。不惜物力。以經營之。觀乎阿房之

壯大甬道之宏整。金人之高大。銅柱之堅固。增事踵華。魄力沉雄。頗有歐美人之觀念。自古作邑作京之盛。未有過此者也。項羽見之。悉付一炬。其火至三月而始息。三代以來。六國諸侯。累代之菁華。皆蕩然無存。人皆知始皇之蔑古。不知項羽之罪。爲尤重也。

一種時世。自有一種適於時世之方法。戰國之時。列國抗衡。合縱連橫之說出焉。合縱連橫。遂爲處置列國抗衡最善之方法。今日歐美各國。以合縱連橫爲進取以機會均等爲保守。吾國自秦漢以來。一統已久。合縱連橫之術。久已不談。交涉故多失敗。雖然。今日之列國。非戰國時之列國。可以口舌欺也。必先有實力。而後可縱可橫耳。

### 第六章 游說之成功

戰國之時。蘇秦張儀。以口辯稱朝秦暮楚。藉甚一時。士無賢不肖。皆尙其風。而雄辯之學盛焉。至於漢初。其風未衰。子房之佐漢。亦收功於此。初不僅恃攻城野戰也。

漢王自遭彭城之敗。倉皇西走。子房從之。至下邑。今江蘇徐州礪山縣東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其意欲聯關東諸侯以分項氏之勢。此本秦人慣用之伎倆。今日襲之亦殊適用也。子房進而對曰。九江王黥布。楚勇將。與項王有郤。同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者。緩急之際。可備指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因欲聯黥布彭越。而游說之士出矣。其往淮南說黥布者。隨何也。何仕漢。爲謁者。至淮南。太宰主之。布使其太宰歆待隨何代爲主人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謂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然臣亦有其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耶。使何伏罪於淮南之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言大王。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面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然楚漢戰於彭城之日。王苟事楚。宜悉境內之兵。以屬於楚。乃坐觀成敗。託國於人者。固若是。

乎。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弑。義。帝。也。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

黥布心然其言。陰許叛楚與漢。隨何知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突入語楚使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何曰。「今事已敗露。不如遂殺楚使而與漢并力。」



「布思楚旣見疑。不歸漢。亦無以自全。遂擊殺楚使。與隨何歸漢。復使辯士說彭越。亦下之。」

辯士之舌終不敵子房之腦。能宰制萬事。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共謀之。酈固辯士也。語漢王曰。「昔湯伐桀。武王誅紂。皆封其後。今秦滅六國。其子孫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則皆爭戴德義。願爲効死。楚之兵勢必弱矣。」此亦深得外交之法。漢王如從其計。未始不可收效於一時。而不知其返一統爲封建天下。將從此多事也。酈生未行。適子房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具以酈生之言告。子房驚曰。「果如此。則大事去矣。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以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有功之人。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返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遂寢其議。

### 批評

史記云。韓信平齊。使人告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有假王以填鎮之。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乃欲自立爲王耶。」子房急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且立生。」漢王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於酈生之言。則止之於韓信之請。則許之通權達變。以赴事機。非子房不能也。而漢王之一罵而怒。一罵而喜。亦皆有深意存乎。其間可謂巧於罵者也。

六國各守其祖宗相傳之基業。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與秦無怨亦無德。故向之可也。背之亦可。若漢初關東諸國。皆項氏卵育而翼傅之。其事楚之心甚堅。說之不易。隨何始則委宛曲折以說之。終則用手段以制之。真是口手並靈者。

子房知滅楚方法。宜以戰士輔辯士而行。故又繼蕭何而薦韓信。武侯當草廬坐嘯之日。決定他日進行之策。子房於彭城大敗之後。決定他日進行之策。其眼光



正同。

第七章 滅楚之計畫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輸。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也。」夫古之武士志在殺其仇人而止。仇人以外有濫及無辜者。雖與以天下勿取也。項王此言其猶有古時武士之風焉。漢王則不聽。

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疲食絕。先是漢王父母妻子為楚軍所掠。至是漢王使侯公

往說項王。請歸漢王父母妻子。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以西

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即歸漢王父母妻子。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曰。「此天

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古詩云「不傾人城。再傾人國。傾者平之反。言其國將不平而傾於危亡之途。故封為平國君。」

侯公不受封。匿弗肯見。

和議既定。項羽解兵東歸。漢王亦欲解兵而西矣。時漢之四年也。兩方皆苦兵革。自

有。此。和。庸。庸。者。以。為。天。下。從。此。太。平。武。臣。謀。士。可。以。酬。庸。受。報。安。享。富。貴。矣。惟。子。房。則。曰。否。否。

子房謂漢王曰。「今漢有天下大半。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和議方成。而遽背之。其道似近於雜霸。然外交之道。總以自利為前提。風雲變幻。安有定局。豈能拘小信而誤大事哉。

漢五年冬十月。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會而擊

楚。至固陵。故城在河南陳州府靈寧西北而信越之兵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

自守。謂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不然。則事未可知也。韓信前已自立為齊王。子房更欲使漢王正式封之。

以安其心耳。漢王曰善。

於是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依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

當和議未成之時。有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以感動之。乃託相人之術。入見韓信。因以說之曰。「當今楚漢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三分天下。鼎足而舉。其勢莫敢先動。」韓信如聽其說。則秦亡以後。天下四分五裂。人民不得安堵。非數年或數十百年之後。不能重見太



平也。幸其徘徊未決之時。而漢使卽至。韓信念漢廷相待之厚。終不忍背之。遂謝蒯通。子房之識力。可謂宏遠矣。

漢王乃合韓彭之兵。圍項王於垓下。項王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則夜起飲帳中。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概。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王至烏江。自殺。楚遂亡。時漢五年。民國前二千一百十年。漢家一統之業始於此。此雖繫於韓信。彭越。英布。樊噲之善戰。蕭何。陳平之善謀。隨何。侯公。酈食其之善辯。合羣策。羣力以成此大功。要惟子房爲能斷大事。而定大難也。

批評

子房勸漢王背約之事。後人皆以爲譏。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明楊慎辯之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

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一蒙謂程子之論。固已迂矣。楊氏之辯。庶爲得之。書言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子房實知彼己。間之優劣。故不忍坐失此機。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常人能於事過之後。追論往事。而當前則昧立斷於機。先明鑒於事前。其惟英雄豪傑能之。

信越一受封。而卽請進兵。武夫淺陋。已在子房算中。亦以此見。忌漢祖來後。日殺身之禍。

蒯通之言。其所以爲韓信謀者至矣。韓信辭謝之後。通又說之曰。一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猶言生死之交也。其後兩相忿爭。成安君至於見殺。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也。然而

卒相擒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嬰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虜魏王。禽夏說。誅成安君。狗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將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竊爲足下危之。」高文雄辯。至今誦之。猶令人氣旺。故附記之。且以見專制國內爲人臣之難。有如此者。

第八章 一統後之設施

漢廷大臣風節凜然。作法垂後。奠國家於苞桑之固。措人民於衽席之安者。其人亦不可勝數。獨子房不矯矯以立異。亦不庸庸以隨俗。不泥塗乎軒冕。亦不熱中乎富貴。似隱非隱。似譎非譎。蓋以才智自喜。而又得力於黃老之學者也。

羣雄紛擾之秋。則兵強者勝矣。然高祖語項王曰。「吾寧鬪智。不願鬪力。」其後滅項。

興。劉。卒。恃。智。而。非。恃。力。高。祖。之。敢。爲。此。言。蓋。自。知。己。之。兵。力。不。敵。項。羽。惟。子。房。之。才。智。則。日。在。高。祖。之。心。目。中。雖。遇。失。敗。仍。隱。然。恃。之。以。爲。有。斯。人。在。吾。終。不。亡。史。稱。子。房。常。常。稱。病。怯。弱。如。婦。人。女。子。及。其。揮。智。術。運。奇。謀。則。力。掃。千。軍。而。有。餘。非。蕭。何。陳。平。所。能。望。其。項。背。高。祖。之。爲。人。也。外。柔。而。內。剛。外。拙。而。中。巧。獨。遇。子。房。則。質。直。如。小。兒。天。真。爛。然。相。見。以。誠。是。蓋。深。信。子。房。之。忠。於。爲。國。而。其。智。又。足。以。決。事。也。漢。六。年。天。下。已。平。大。封。功。臣。二。十。餘。人。未。得。封。者。日。夜。爭。功。不。決。高。祖。居。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數。十。人。並。坐。沙。中。指。天。畫。地。若。有。大。事。相。議。者。高。祖。甚。疑。之。以。問。子。房。子。房。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夫。謀。反。何。事。而。乃。聚。數。十。人。於。禁。近。之。地。倡。言。無。隱。此。雖。至。愚。者。亦。不。出。此。子。房。之。爲。此。言。蓋。逆。知。革。除。之。後。人。人。自。以。爲。有。功。欲。盡。裂。地。而。封。之。則。土。地。有。所。不。給。不。封。則。人。懷。反。側。早。晚。必。有。大。亂。故。思。設。法。以。消。弭。之。也。高。祖。聞。之。蹙。然。不。安。曰。爲。之。奈。何。子。房。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

誅皆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偏封。若輩慮陛下有意督過之。故相聚而謀反耳。今急先封雍齒。天下皆知雍齒爲陛下所怨。今且得封。餘子自安然待命。無有謀反者矣。」高祖以爲然。於是功臣皆安。

自來建都一事。常爲有國者之一大問題。我國自開關以來。皆建都河南。雖黃帝之

都幽劍。堯舜禹之都冀方。於今皆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鄭樵通志都邑略云大河

平州也。所以幽劍之邦。冀都之壤。皆爲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後河道湮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邱入渤海。河道遂南。自周以來。河南之

都。惟長安洛陽。自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金陵杭州。然吳越又常爲偏安之主所居。

此我國地理歷史上之大較也。秦漢之際。文明之點。趨於西北。長安洛陽。皆黃河流

域間之大都會。長安有崤函之固。三面負阻。俗重農戰。固擇都之首選也。洛陽據中

國之中。八方之所會集。亦二千年前重要之區。高祖會諸大臣。共議定都之地。劉敬

謂宜都關中。而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古釋太行以東諸地爲山東。非今之山東省也。多勸帝都洛陽。帝以問

子房。子房謂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宜都關中。西漢全唐。我國極盛之時也。皆



卜宅於長安。此亦子房佐命中之可紀者也。後世迭經寇亂。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繁華之都。化爲荆榛。加以文明之會。交通之利。日趨於江海之區。而黃河流域。遂無復建都者。

批評

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洛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寄治櫟陽。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洛陽。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退至洛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洛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是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關中定矣。蕭何未嘗勸駕。而營未央宮。特爲壯麗。以堅帝西遷之心。其用意深矣。

鼎革之後。人人自以爲有功。常有報者倦矣。施者未厭之苦。獨美國獨立功成。自華盛頓以下。諸元勳。皆解甲歸田。其平日爲農者。仍爲農。爲工者。仍爲工。燈前酒

後追話當年戰事以爲笑樂未嘗有責償食報之心也蓋彼之視國事猶家事也。家中有意外之事子弟各棄其職業而赴公家之難難已解矣則仍各返其業此有何責償食報之可言及至化家爲國則國內之事不能不有人承之然某也賢可當某事某也才可當某事皆聽國人之公舉公舉及之始不得不棄其故業出門就道焉此卓然平民政治之風美之所以盛也吾國自古以來視官吏爲一種之職業且視爲最榮之職業故有功之人無不欲謀充一官以慰夙望而聰明才智之士皆視實業爲卑陋而不屑爲振古如茲滔滔不返社會安得有起色哉。

第九章 史公作傳之奇

子房一生好爲權奇倜儻之行司馬遷作文章遇奇人奇事又喜加意摹寫其遺傳雖皆實事而暗帶小說滋味如黃石公事其一也。見第一章天下既定封子房爲留侯服辟穀藥閉門不出者歲餘然上伐代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多。

陶宏景

梁武帝時人

好學神仙而才可經國時號山中宰相李泌

唐德宗時人志栖塵外雖拜

宰相。仍衣布衣。是皆追慕子房之風。而得其遺範者矣。

子房家居。有一奇事。史公不以為誕。而曲折傳之者。莫如定太子一事。帝有寵姬戚

夫人。生趙王如意。欲立以為太子。大臣數爭

之。未能定也。呂后憂之。或曰。「留侯善畫計。

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

「君常為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

高枕而臥。」子房曰。「始上在患難之中。幸用

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

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要求再三。子房躊

躇久之。乃得一意外之奇策焉。

有秦代遺民。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

六識如

里先生者。年老矣。隱居商山。謂之四皓。

以高祖慢侮士人。故逃匿山中。義不臣漢。然帝慕此四人。恨弗能致也。子房暗屬呂

司馬遷遺像



后卑禮厚幣。使辯士邀之。爲太子客。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吾屬之來。將以安太子也。今太子將兵。而趙王常居宮中。太子不得立矣。」乃以告呂后。呂后日夜言於上前。太子得不行。帝自將往平之。

漢十二年。上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子房諫不聽。偶宮中會宴。太子侍。上回顧。



見太子之後。有四人從焉。鬚眉皓白。衣冠甚古。上怪問曰：「此四人誰也？」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避我。今公公自從吾兒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帝聞之。乃召戚夫人至。指視四人而語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乃主矣。」戚夫人涕泣。上爲作楚歌以解之。

高帝崩。惠帝卽位。呂后心感子房。強勸之食。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子房乃自敘其生平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願足矣。願棄人事。從赤松子游耳。」

讀史者至今有一疑問。則子房所云之赤松子。不知何許人也。今考劉向列仙傳。赤松子從神農時服水土而爲雨師。數往來崑崙崑崙山。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已

而少女追之。俱與仙去。其說甚無稽也。而子房者。智術過人。其於天下之故。抑瞭然矣。豈不知世之所習。神仙者。幻而非真者耶。何至於棄人間事。舉其身而從之。遊從之遊矣。而向之所謂崑崙石室者。深王母少女者。縹緲霞矯之佩。抑嘗與之相及上下乎否也。

司馬遷留侯世家。記子房以呂后時薨。謚曰文成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子房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房之爲人。不以此重。而史公之好奇。有如此者。

批評

四皓史記著其別號而已。陶潛羣輔錄云。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自註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自註見崔氏譜。餘亦僅載別號。今商州金雞原有四皓廟。蒙按四皓固實有其人。惟子房之有無此事。實不可知。卽有之。則入侍太子者。必僞四皓也。蓋子房利用其名。以起高帝之敬。而定儲君之位。

不然。四皓高士太子之定否。何與。乃公事。乃翩然來。儀墮其高節也哉。專制之國。以天下爲私產。故異己者必鋤而去之。謀臣猛將。譬之走狗。事急則惟恐其不至。事過則惟恐其不去。昔人所以有狡兔。獲良犬。烹之。嘆也。漢滅楚。醢淮陰。梁王殺九江王。鄧侯與帝患難交也。然又不免繫囚。子房之智。早已見之。特寄意赤松子。數稱病辟穀。內以明其澹泊寧靜之風。而使之不吾慮。外以遠其割裂山河之嫌。而使之不吾忌。此其所以獨脫於虎口。而進則與他人同。其功退則不與諸人同。其患也。豈果有神仙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青 年 修 養 錄

全部四册 定價六角

選購古人嘉言懿行。分德目一十有八。務取日常行事足為模範而可實踐者。引據古人著述。凡百餘種。高遠之論。偏激之行。與現世情事不相合者。概不採錄。誠有功於青年修學修養之書也。

古 今 格 言

全書三册 五角五分

專輯古今聖哲名言及寓意之語。引譬之文。按經史子集。分四十餘類。每類仍按時代先後為序。每條詳註篇目。間附註釋。可作青年之寶鑑。亦可備作文之資料。

丙(923)

Books for Youth  
**Chang Liang**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七年九月初版

(少年叢書) 張 良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  
南京杭州閩甯安慶蕪湖南昌  
商務印書館分館

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  
達縣梧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  
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 部 四 冊)

秦 漢 演 義

(定 價 八 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本館有志乎此。今先出秦漢演義一種。以上承東周之後。全書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冊。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批 部 育 教

是書以演義體裁敘述秦漢事蹟用意正大措詞明顯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藉此亦有裨於通俗教

目識其

32.821  
11-366-2